

## N城記：北京/上海

文：白金

### 儒雅背後的堅守

2000年，白先勇在後花園病發，最終挽回一條命。從此兩樁心事成為他念茲在茲的未竟志業，一曰搬演昆曲《牡丹亭》；二是撰寫父親白崇禧的傳記。

4月底，白先勇編著的白崇禧將軍影像集先於《仰不愧天——白崇禧傳》問世。影像集內地版分《父親與民國》和《台灣歲月》兩集，之後也會在港台出版。很巧，內地版的出版者是廣西師大出版社，正是白先生家鄉的出版社。

為什麼在傳記出版之前先出了這麼一本影像集？白先勇的解釋是，在寫父親傳記的時候，往往會遇到文字表達不出來的情境，甚至會想：「為什麼文字有的時候這麼笨拙！」寫傳記，他當然要搜集父親的照片。後來一看歷史現場都在照片裡，照片會說話，照片是最真實的歷史材料。乾脆就想：如果把這些照片串聯起來，不就是關於父親的一部圖像的歷史嗎？

影像集包括了五百多幅珍貴照片，還有近十萬字的撰述。裡面自然有不少珍貴的鏡頭，很多是白家自己的收藏，比如最難得的北伐時期的照片就是跟白崇禧多年的隨軍攝影記者張進德拍攝的，本來拍了幾千張，因為戰亂丟了很多，只剩下39張，到了台灣他拿來送給白崇禧；有一部分來自台北「國史館」，還有很多是白先勇去圖書館找來的；另外，《良友》畫報提供了一部分，台灣《中外雜誌》等也提供了一部分檔案圖說……就這樣，白先勇搜集了很多，各方面的資源都有。

很多先睹為快的讀者認為，這本書的珍貴不光在於照片，還在於對照片的解說。白先勇自己也說，書裡的圖說往往要比文字敘述更加生動具體。很多照片背後的故事非常有意義，「我就一張一張地把它寫出來，有些是我熟悉的人，有些我不熟悉，就到處查資料或者找熟悉那段歷史的專家，這本書就這樣慢慢成型了。」很多圖注只有短短幾句，但他花了幾天時間才寫成。

白先勇說，父親一生參與了民國的興衰，本身就是民國史的一部分。「我父親18歲參加武昌起義，在武漢見證了民國的誕生。然後參加北伐，從廣州一直帶軍打到山海關，最後完成北伐。抗戰時，台兒莊大捷、武漢會戰、長沙會戰等重要的會戰他都參加了，保衛民國。到最後抗戰勝利、國共內戰，他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這本書也反映了民國史的一部分。」

此書的出版會否在兩岸三地掀起研究白崇禧將軍乃至反思民國歷史的一個高潮，仍可拭目以待。不過已有識者提出，這本書的出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以大量的第一手的資料讓我們切入到曾經被遮蔽的民國史。比如關於持久戰的問題，白崇禧曾有深謀遠慮的思考。他在1938年就提了「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觀點；再比如，對於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及代表人物，我們一直缺乏研究。回顧民國史，會發現對一些地方重要人物，像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廣東的陳濟棠，山西的閻錫山等等，都缺乏研究。民國是否錯過了一個聯邦制的機會，這本書或許能夠帶來出乎意料的思考。

白先勇說，這本書是我父親對歷史有一個交代，我對我父親有一個交代。我整理這本書的時候有一個感觸，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真是個苦難中成長的民族，從照片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內憂外患，一直沒有停過。這個民族今天能夠再站起來，多難興邦，整個歷史也是如此。

有記者問，您父親認為國民黨在內地的失敗僅僅是軍事上的失敗，並非國民黨民心喪盡，你是這樣認為的嗎？他一點兒都沒有猶豫地回答，當然是軍事上的失敗，軍事上失敗以後，民心才跟著倒了。



(台灣時報出版封面)

# 歐陽乃霑： 帶速寫筆行走香港

2008年，畫家歐陽乃霑獲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肯定他大半世紀的藝術創作和貢獻。他從實景寫生、水墨畫到油畫，離不開香港的城郊風貌和人情，從上世紀50、60年代始，轉眼已是珍貴歷史。

他30多歲就被喚作「霑叔」，有街坊味。有些人還在把「走進群眾」當口號，霑叔自己就是群眾，讓他講街頭作畫的被阻經歷，三天都講不完。

最近，天地圖書出版他的畫作作品選，編輯之一、兒子歐陽應霑起了書名《一筆一畫一生》，這是藝術家勤懇創作的寫照。上周六的讀者會，父子對談，是兩代香港藝術家的見證。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霑叔寫生是上了癮的，從50、60年代開始畫香港，現在還沒停手。今年81歲的他，每周一天還會和一群叔伯阿嬭，走街串巷，油畫寫生，偶爾也有年輕學生跟隨。香港於他，是一個永遠新鮮的題材。

他曾在90年代中，用5年時間，把港九的街巷、田野山林走個遍，並以鋼筆線條素描記錄，每日一幅，發表在報章專欄中，作品後來結集為四本《素描香港》系列。香港藝術館、文化博物館、北京中國美術館等亦曾收藏過霑叔的畫作。《一筆一畫一生》，就是從當時創作的上千幅舊作中選擇出來。

「曾經描繪當下的畫作，因時間的更替，世情的變遷，變為歷史的記錄。由此更加認定，筆墨傳意、留情。」他在新書的自序中寫道。

寫生是霑叔的興趣，歷史記錄的意義，是多年以後的回看所得。他對美術訓練中的基本功：寫生，有著不同的看法，「寫生不是一味的抄襲自然，也不是練習。每幅畫的後面，都有個人的構思和想法，有畫家想要講述的故事。」比如，一幅於1994年3月的速寫，他眼中的灣仔道街市，除了菜肉檔車來人往，還有有露台的唐樓、歐式風格的底層樓房、二戰後改建的高層大廈，他乾脆再畫上合和中心，不同年代的建築風貌由此呈現。他給作品取名《四代同堂》，也成為新書的封面。

不止國畫，油畫、水彩，霑叔都有涉及。實景寫生，也是讓他脫離書本，在古畫臨摹之外，找到的感性實踐。「書本上說的筆法，甚麼馬牙皴、大小斧劈，如果不能親眼見到，就很難理解。」但不論畫甚麼，霑叔說，都是在畫生活。「我畫風景山水，因為山後面住了人。」

歐陽應霑記得小時候，最快樂的事情，是全家大小去旅行。後來才知道，父親郊遊是假，寫生才是真，「我們不過是中下階層，所謂旅行，其實是郊遊。冬天行山，夏天渡海。媽媽一般會帶一本書，爸爸帶畫架，我和妹妹就四處玩鬧。那時出門，家裡都會準備小食或便當，比如鹵雞蛋、糯米糕。」這記憶亦影響兒子日後對食物的敏感和癡迷。

### 寫生發燒友

新世紀有攝影拍客發燒友，霑叔是寫生發燒友。有段日子，他在一間出版社任設計師，上班前、放工後就是他的寫生時間。有時在大排檔坐坐，叫一碟乾炒牛河，一杯檸檬茶，故意慢慢地吃，畫筆沙沙沙的動起來。「大排檔沒有冷氣，但到處都是大風扇，吹得全場都是風，冬天不冷，夏天不熱，總是讓我覺得很溫暖。」兒子阿霑忙於工作而少回家吃飯，卻有幾次，在街上撞見正在寫生的父親，旁邊還跟着幾位年輕學生。

因為寫生，霑叔在人潮湧動的街頭，也練就了一身坐定的工夫和周旋的技巧。「被人趕是經常的事情。曾



■紅磡填海造地(1994-2)



■長洲(水彩, 1995)

經有次畫政府大樓，就有警察叔叔一直陪我畫完。也有被商場保安投訴要報警，或者不讓我坐，我便站着畫完。」他還混在一堆台灣旅行團中充當遊客，或者故意半個屁股坐在馬路邊上，因為危險而免於被人投訴佔道。這些畫畫之外的小把戲，成為生性樂觀的霑叔在創作中的小插曲。

霑叔也攝影，不時也上廣州看看藝術展的裝置藝術，但還是覺得畫畫最過癮。「每個人的性格不同，做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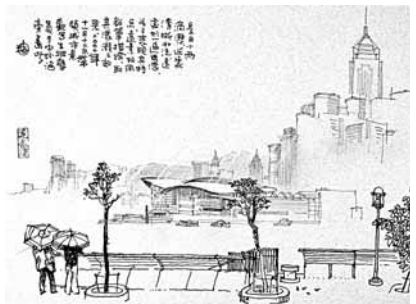
■歐陽乃霑父子



■灣仔



■尖沙咀(1993-9)



■金鐘



■銅鑼灣(水彩, 1993)

不同，我是通過畫畫來表達自己。用手來畫，視覺感覺更刺激。和電影也不同，我只記載那一剎那的情境，羅列現象，其餘留給觀眾去判斷和理解。」所以，對於兒子的設計道路，他從不強加影響。阿霑說，iPad剛面世時，父親比他還要玩得精通。

霑叔也創作其他的題材，這時候，那些寫生作品便成為他的靈感。兒子阿霑說，父親的作品很多，想法也多，做這本書只是一個開始。書裡還收錄兩父子的對談，是兒子的童年記

憶與父親的觀察對接，其中有差錯，有回憶，有解釋，有感嘆。出現更多的，是那些陌生的地名，它們都是父子在香港行走的記憶。那些地名，有的已然消失，但發生在那裡的故事仍被流傳。「但我的態度還是很正面和積極。」霑叔說。當初他畫下面前的景物，沒有想到成為歷史，現在仍是進行當下的創作，他的一筆一畫也會成為見證。感性之餘，他還能超越。

阿霑說父親給他的影響，「就是一直到最後的堅持和積累。」

##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紐約時報》書評版 05/05：

美國總統競選已經進入新階段，越來越多人開始將注意力轉向競選雙方的策略和變數中。有些人熱切跟蹤每一天的新動向，因為他們認為，每一個新舉措或者新演講，將對11月誰會最後勝出，提供蛛絲馬迹。對此，作者Tomasky討論了幾位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這些作家都聲稱，他們能夠製造一個體系去預言總統競選的最後結果。在看完這些書後，Tomasky認為，各自都有局限，但這些個人角度也提供了一種可能，從而讓我們對美國政治制度有了更好的了解。



###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21/04：

柏拉圖認為，愛是一種疾病，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愛是兩個個體尋找的精神棲息所。關於愛的本質——如何發生、什麼時候發生、和誰以及為什麼發生，這些問題一直被世代一來的哲學家所討論不止。法國哲學家Alain Badiou在他的新書In Praise of Love裡，分析了3種哲學上流行的對愛的觀點：異域的偶遇、無心的接觸以及幻想。他將這3種都否定了。在他眼中，愛是愛與被愛兩個人共同生活的決定。所以，談愛不能只顧一方。另外，書中對話般的輕鬆語言，令本書更加深入淺出。



### The Guardian 《衛報》04/05：

Fan Fiction (暫譯粉絲小說)，是指那些從已有故事和傳奇人物中發展出來的作品。這類小說在網絡上已經引起極大的回應，但遺憾的是，在主流文學市場上已然缺乏足夠的注意。不過，最近已有跡象表明，粉絲小說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其中一個現象就是E.L. James寫的小說Fifty Shades of Grey火了起來。這本書的主要人物是從《暮光之城》系列作品裡而來，只不過人名有了改動。該書的風行令人驚奇，而那些粉絲小說的網絡論壇可能是輿論的巨製作者。



### The New Yorker 《紐約客》01/05：

歷史小說是一個很難寫好的文體，因為很多情節和人物是真實存在的，作家無法隨意更改這些史料。此外，在寫作過程中，作家也必須保持年代上的準確，避免受到寫作技巧和文化偏愛的影響。最近，一位歷史小說家Hilary Mantel的書備受書評人的好評，他對處理史料和文學之間的平衡拿捏準確。他曾寫過兩本有關Thomas Cromwell的書，引起注意。Cromwell是甚麼人？他是16世紀服侍英國國王Henry八世的重要大臣。書評人認為，作家忠於歷史事件的時序，能深挖歷史的細節，但令人物仍保持鮮明個性，是這類創作中少有。

